

二十世紀
中國作家
懷人散文

主 編
馬蹄疾 陳漱渝

冰

心

集

知識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冰心集/陈漱渝主编;冰心著.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5
ISBN 7-5015-1469-0

I. 二… II. ①陈… ②冰…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1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冰心集/陈漱渝主编;冰心著.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5
ISBN 7-5015-1469-0

I. 二… II. ①陈… ②冰…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111 号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福利工厂宏发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59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ISBN 7—5015—1469—0/I·29

定价 13.60 元

怀人以述志 纪实以明史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序

陈漱渝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散文创作被视为收获至为丰饶的领域。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的这一结论，是对散文创作数量和质量的综合评估。据统计，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中，小说、诗歌的出版量超过了散文集的出版量，但就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而言，散文小品的成就却超过了其他的文学样式。相对而言，散文创作所受外来影响也远比其他文体所受的外来影响微弱。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建设时期，不少散文作家在从事散文创作的同时，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更新观念，输入外国散文随笔理论。最早探讨现代散文革新的是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先驱者，但他们对散文的特性一时还难以界定，对散文语言提出的要求也局限于明白畅晓，简洁自然，即重视散文语言必具的朴实美，而无意中却忽略了追求使读者获得高层次审美愉悦的深邃美。有人将胡适散文比喻为水晶球，虽然晶莹剔透，但细看多时就渐觉乏味，就是这种理论必然导致的后果。促使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性散文诞生的是周作人。1921年6月18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美文》，公开提倡艺术性较强的散文小品。这种“美文”可偏重抒情或偏重叙事，也可抒情与叙事相夹杂，但无论属哪一种类型，都要以深刻的思想作灵魂，以真实简明为美

学标准。周作人还指出,要给新文学开辟出这块新的土地来,既要借鉴外国的美文(如英国的散文随笔),又要继承古典美文,如“序”、“记”、“说”的传统。这篇文章虽然短小,却成为了现代散文观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建设上,鲁迅也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他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率先在中国提倡闲谈体(或称娓语体)的散文。书中有一段话为当时的散文作者广为传诵:“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 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即有 humor(滑稽)也有 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

五四时期的散文作家中,或强调散文的真情实感,或强调语言的独特旋律,或强调散文的时代脉搏,或强调散文的确切思想,或强调散文“美在适当”……直到 1935 年 8 月,郁达夫才对现代散文的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中指出,现代散文最主要的特征是,每篇散文里所表现出的作家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家的性格、嗜好、思想、信仰、气质无不在散文中得到纤毫毕现的流露。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比小说更具自叙传色彩。此外,现代散文不仅题材的范围扩大,而且对语言的要求也很宽泛,既可以使用典雅洁净的语言,也可使用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语言。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则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即散文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和社会,使作品达到“一粒砂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的艺术境界。五四时期散文作家的

上述理论，有力地推动了散文创作的繁荣。

就五四时期散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论，的确是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正如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一文中所概括：“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1926年7月31日《文学周报》）比如，按题材划分，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议论散文，有胡适、瞿秋白、孙伏园兄弟等人的游记散文，有焦菊隐、高长虹、于赓虞等人的抒情散文。按风格而论，冰心的散文委婉雅丽，周作人的散文冲淡自然，许地山的散文联想丰富，徐志摩的散文词藻富丽，以至有时“浓得化不开”。以文体而论，则有闲谈体，随笔体，格言小诗体，自由体，抒情体……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为日后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圃中，怀人散文是一支独秀。这是介于散文和传记之间的一种文体。它既具有散文的特质，又具备了传记的特征——以真实人物为记叙对象，可以剪裁提炼，不可虚构想象，类似于古代正史传记之外的“杂传”。早在二十年代，朱金霞先生与陈源先生讨论传记文学时，曾谈及这种文体中“史”的因素与“诗”的因素结合的艰难。他以撰写孙中山传记为例指出：“替中山先生作传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长于文学的，不见得同时对于中山先生生平晓得很清楚，而立传却一方面是要注重事实的，这样，结果只能成一部寻常的小说；而很清楚中山先生生平的，不见得同时又长于文学，而革命家的事迹又多少总带点枯燥性的，这样，结果恐怕不免弄得面孔死板，令人读了头痛。”（《西滢闲话·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朱先生的上述见解可谓是经验之谈。但在怀人散文的作者

笔下，“史”与“诗”的矛盾却往往迎刃而解。因为他们首先是文人，可以拾贝为纸，折柳当笛；跟传主之间又有着直接的交往，素材来自于亲历、亲闻、亲见，对其人的生平史实可说是烂熟于心，因而又可以立碑写人，刻简记史，使作品不仅富于文学性，而且富于史传性。

清代文学家袁枚在《小仓山房文集》中说：“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卷三十《答戴园论诗书》）。怀人散文写作的基本原则就是传真，即再现缅怀对象真实的生活片断，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符合人物的真实语气，真实神态，真实气质，使读者如睹其形，如聆其声，如结交其人。怀人散文不等于人物的功德碑或编年史，而只是透彻剖析人类心灵与行为动机的载体。因此作者不仅要写出缅怀人物的业绩或平凡处的闪光点，而且还不应讳饰人物的弱点、缺点、局限性，以生动的细节立体化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血肉之躯。古希腊作家、《亚历山大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说得好：“美德或者恶行并不总是在最光荣的事业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通常倒是某些细微的举动，只言片语或一颦一笑，较之阵亡数万人的会战，千军万马的调动和攻城掠地的壮举，更能显出人物性格。”

作为现代散文的一个分支，怀人散文在艺术性上自然也有自身的追求，如语言的生动精炼，结构的精巧缜密，情节的繁简有致……凡此种种，都应围绕着一个重心，即刻画人物丰富多彩的性格，揭示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展示人物人格形态的生动性。简而言之，就是要“传神”。“神”者，个性也。无论是以形写神，略形写神，或形神兼备，都只是为了使作者笔下的人物成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不过，跟人物传记比较起来，怀人散文并不追求人物生平的完整性，而往往只是抒写作者情感激流中的一幅倒影、作者记忆林荫下的一片残叶、作者心灵潭水中的一朵行云，因而对传主个性的揭示不可避免地带有更鲜明的主观

色彩,字里行间也无不渗透着作者本人的修养情趣、秉性气质。

怀人散文贵在“传真”,重在“传神”,而志在“传情”,即抒发作者对缅怀对象的敬仰、思念或悼惜之情。《罗丹艺术论》中有一句名言:“艺术就是感情。”怀人散文与一般抒情散文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作者和描写对象之间有着直接的感情纠葛,由于两地睽离,或生死乖隔,情感的激流就会冲出闸门,奔突汹涌,不可遏止。完全可以说,怀人散文的写作过程,就是感情流泻的过程,就是以思念使故人形迹影留,以追怀使旧友音容再现的过程,所以跟其他文体的创作相比,怀人散文的情感应该更鲜明、更真挚、更强烈。这是决定创作成败得失的关键。

怀人散文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跟其他散文门类相比,其史料价值显得尤为突出。历史是由千百万民众的多方面活动谱写的,任何人的生平,只要是如实加以记叙,都会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怀人散文的作者大多是文化人,其抒怀对象也往往是文化圈里的知名人士。为研究这些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的生平提供第一手的生动资料,是怀人散文具有的独特功能。美国传记文学大师欧文·斯通在谈到创作杰克·伦敦传的体会时写道:“凡在杰克·伦敦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每一个人,我都加以寻求,加以访问,从他们取得资料。我有时觉得,这些人为了使杰克·伦敦的传记圆满无缺,才都活在世上了。”(《马背上的水手·序》)感谢那些优秀怀人散文的作者,他们不仅在作品中表现了高远的精神境界与旷达的人间情怀,而且以其提供的大量素材丰富了无数杰出人物的传记,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可亲、可信、可敬。

如同西方传记文学的繁荣始于冲决教会精神罗网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我国现当代怀人散文创作的高潮第一次出现在打破偶像的五四时期,第二次出现于打倒“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也就是说,只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了确认和尊重,怀人散

文的花朵才有赖以生长繁茂的社会土壤。怀人散文倍受读者青睐的另一层原因,是因为二十世纪已经快走到了它的尽头。在本世纪当中,人类经历了两次影响深远的世界大战和数不胜数的局部战争,经历了使不少善良人为之目瞪口呆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中国人民遭受的内患外侮似乎更多一些。为了迎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明天,为了替子孙后代谋求一个更为合理、更加美好的生存环境,人们都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总结历史的经验。无数真实的人的真实一生,或其一生中的若干真实片断,集合起来就是一幅大时代风云翻卷的真实而壮阔的历史画面。这将促使现代史学突破御用史官的既成模式和从个人直觉出发解释历史的做法,让历史一步步贴近于它的本来面貌。可以断言,怀人散文为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等各门学科提供的滋养,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珍惜和重视。

本套丛刊选收的怀人散文,均出自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手笔。但由于不同作家政治倾向、写作风格不同,也由于所收诸篇写作时期不同,不同的选集呈现的特色也各不相同:有的词藻富丽,有的冲淡自然,有的激越奔放,如浩浩江流;有的含蓄委婉,如潺潺泉水……对人物的品评因作者思想立场不尽相同也会有得当、不尽妥当和失当之分。因此,读者对人物的理解评价不能完全以作者的主观好恶为转移,这是必须予以说明的。因资料所限,对诸文篇主的注释有详有略,亦盼读者谅解。

编 后 记

一、本丛书涉及人物众多,为使读者更好地解读作品,采取了篇主加注的方式。但并非篇篇加注,而视篇主的社会影响而定。

二、对人物的注释仅包括生卒年、籍贯、职业等方面。文中个别难解之处,也做了注释。此外,对原作品中作者的一些自注,则以“作者自注”的方式予以保留。

三、丛书中各篇作品,凡写作年代可查者,均予标出。个别一时无考者,暂付阙如。由于作者写作习惯各不相同,且文章写作年代跨度较大,因此,文中年代多用汉字表示,个别集子的纪年方式仍以原著为准,未加变更。

四、编者限于水平与时间,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1997年4月

目

录

- | | |
|------|---------------|
| (1) | 南归——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
| (26) | 我的祖父 |
| (29) | 我的父亲 |
| (32) | 我的小舅舅 |
| (36) |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一) |
| (44) |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
| (57) | 我的三个弟弟 |
| (65) | 我的母亲 |
| (67) | 忆淑敏 |
| (71) | 六一姊 |
| (77) | 我的奶娘 |
| (82) | 记富奶奶——一个高尚的人 |
| (87) | 张嫂 |

- (92) 悼靳以
- (96) 怀念老舍先生
- (99) 追念闻一多先生
- (103) 悼念茅公
- (105)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 (107) 我的朋友阳翰笙
- (109) 悼念梁实秋先生
- (112) 忆实秋
- (114) 追念何其芳同志
- (116) 又想起了老舍先生
- (118) 哀悼叶老
- (120) 海棠花下——和叶老的末一次相见
- (122) 可亲可敬的老友
- (124) 忆许地山先生
- (127) 记老友沙汀
- (129) 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 (132) 钱钟书与杨绛
- (134) 怀念郭小川
- (137) 关于刘半农、刘天华兄弟
- (139) 回忆中的胡适先生

- (142) 记萨镇冰先生
- (148) 悼念罗常培先生
- (150) 王忆慈
- (154) 追念罗莘田先生
- (157) 悼念林巧稚大夫
- (161) 悼念廖公
- (164) 一代的崇高女性——纪念吴贻芳先生
- (166) 追忆吴雷川校长
- (168) 我记忆中的沈兹九大姐
- (171) 悼念李汝祺教授
- (173) 痛悼邓颖超大姐
- (175) 悼念孙立人将军
- (178) 忆意娜
- (181) 悼杜波依斯博士
- (186) 悼念有吉佐和子

南归

——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去年秋天，楫自海外归来，住了一个多月又走了。他从上海十月三十日来信说：“……今天下午到母亲墓上去了，下着大雨。可是一到墓上，阳光立刻出来。母亲有灵！我照了六张相片。照完相，雨又下起来了。姊姊！上次离国时，母亲在床上送我，嘱咐我，不想现在是这样的了！……”

我的最小偏怜的海上飘泊的弟弟！我这篇《南归》，早就在我心头，在我笔尖上。只因为要瞒着你，怕你在海外孤身独自，无人劝解时，得到这震惊的消息，读到这一切刺心刺骨的经过。我挽住了如澜的狂泪，直待到你归来，又从我怀中走去。在你重过飘泊的生涯之先，第一次参拜了慈亲的坟墓之后，我才来动笔！你心下一切都已雪亮了。大家颤栗相顾，都已做了无母之儿，海枯石烂，世界上慈怜温柔的恩福，是没有我们的份了！我纵然尽写出这深悲极恸的往事，我还能在你们心中，加上多少痛楚？！我还能在你们心中，加上多少痛楚？！

现在我不妨解开血肉模糊的结束，重理我心上的创痕。把心

血呕尽，眼泪倾尽，和你们恣情开怀地一恸，然后大家饮泣收泪，奔向母亲要我们奔向的艰苦的前途！

我依据着回忆所及，并参阅藻的日记，和我们的通信，将最鲜明，最灵活，最酸楚的几页，一直写记了下来。我的握笔的手，我的笔儿，怎想到有这样运用的一天！怎想到有这样运用的一天！

前冬十二月十四日午，藻和我从城中归来，客厅桌上放着一封从上海来的电报，我的心立刻震颤了。急忙地将封套拆开，上面是“……母亲云，如决回，提前更好”，我念完了，抬起头来，知道眼前一片是沉黑的了！

藻安慰我说：“这无非是母亲想你，要你早些回去，决不会怎样的。”我点点头。上楼来脱去大衣，只觉得全身战栗，如冒严寒。下楼用饭之先，我打电话到中国旅行社买船票。据说这几天船只非常拥挤，须等到十九日顺天船上，才有舱位，而且还不好。我说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我也要蜷伏几宵——就这样的定下了船票。

夜里如同睡在冰穴中，我时时惊跃。我知道假如不是母亲病得危险，父亲决不会在火车断绝，年假未到的时候，催我南归。他拟这电稿的时候，虽然有万千的斟酌使词气缓和，而背后隐隐的着急与悲哀是掩不住的——藻用了无尽的言语来温慰我；说身体要紧，无论怎样，在路上，在家里，过度的悲哀与着急，都与自己母亲是无益有害的。这一切我也知道，便饮泣收心地睡了一夜。

以后的几天，便消磨在收拾行装，清理剩余手续之中。那几天又特别的冷。朔风怒号，楼中没有一丝暖气。晚上藻和我总是强笑相对，而心中的怔忡，孤悬，恐怖，依恋，在不语无言之中，只有钟和灯知道了！

杰还在学校里，正预备大考。南归的消息，纵不能瞒他，而提

到母亲病的推测，我们在他面前，总是很乐观的，因此他也还坦然。天晓得，弟弟们都是出乎常情地信赖我。他以为姊姊一去，母亲的病是不会成问题的。可怜的孩子，可祝福的无知的信赖！

十八日的下午四时二十五分的快车，藻送我到天津。这是我们蜜月后的第一次同车，虽然仍是默默地相挨坐着，而心中的甜酸苦乐，大不相同了！窗外是凝结的薄雪，窗隙吹进砭骨的冷风，斜日黯然，我已经觉得腹痛。怕藻着急，不肯说出，又知道说了也没用，只不住地喝热茶。七点多钟到天津，下了月台，我已痛得走不动了。好容易挣出站来，坐上汽车，径到国民饭店，开了房间，我一直便躺在床上。藻站在床前，眼光中露出无限的惊惶：“你又病了？”我呻吟着点一点头。——我以后才发现这病是慢性的盲肠炎。这病根有十年了，一年要发作一两次。每次都痛彻心腑，痛得有时延长至十二小时。行前为预防途中复发起见，曾在协和医院仔细验过，还看不出来。直到以后从上海归来，又患了一次，医生才绝对地肯定，在协和开了刀，这已是第二年三月中的事了。

这夜的痛苦，是逐秒逐分的加紧，直到夜中三点。我神志模糊之中，只觉得自己在床上起伏坐卧，呕吐，呻吟，连藻的存在都不知道了。中夜以后，才渐渐地缓和，转过身来对坐在床边拍抚着我的藻，作颓乏的惨笑。他也强笑着对我摇头不叫我言语。慢慢地替我卸下大衣，严严地盖上被。我觉得刚一闭上眼，精魂便飞走了！

醒来眼里便满了泪：病后的疲乏，临别的依恋，眼前旅行的辛苦，到家后可能的恐怖的事实，都到心上来了。对床的藻，正做着可怜的倦梦。一夜的劳瘁，我不忍唤醒他，望着窗外天津的黎明，依旧是冷酷的阴天！我思前想后，除了将一切交给上天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了！

这一早晨，我们又相倚地坐着。船是夜里十时开，藻不能也

不敢说出不让我走的话，流着泪告诉我：“你病得这样！我是个穷孩子，忍心的丈夫。我不能陪你去，又不能替你预备下好舱位，我让你自己在这时单身走！……”他说着哽咽了。我心中更是甜酸苦辣，不知怎么好，又没有安慰他的精神与力量，只有无言地对泣。

还是藻先振起精神来，提议到梁任公家里，去访他的女儿周夫人，我无力地赞成了。到那里蒙他们夫妇邀去午饭。席上我喝了一杯白兰地酒，觉得精神较好。周夫人对我提到她去年的回国，任公先生的病以及他的死。悲痛沉挚之言，句句使我闻之心惊胆跃，最后实在坐不住，挣扎着起来谢了主人。发了一封报告动身的电报到上海，两点半钟便同藻上了顺天船。

房间是特别官舱，出乎意外的小！又有大烟囱从屋角穿过。上铺已有一位广东太太占住，箱儿篓子，堆满了一屋。幸而我行李简单，只一副卧具，一个手提箱。藻替我铺好了床，我便蜷曲着躺下。他也蜷伏着坐在床边。门外是笑骂声，叫卖声，喧嚷声，争竞声；杂着油味，垢腻味，烟味，咸味，阴天味；一片的拥挤，窒塞，纷扰，叫嚣！我忍住呼吸，闭着眼。藻的眼泪落在我的脸上：“爱，我恨不能跟了你去！这种地方岂是你受得了的！”我睁开眼，握住他的手：“不妨事，我原也是人类中之一！”

直换到夜中九时，烟囱旁边的横床上，又来了一位女客，还带着一个小女儿。屋里更加紧张拥挤了，我坐了起来，拢一拢头发，告诉藻：“你走罢，我也要睡一歇，这屋里实在没有转身之地了！”因着早晨他说要坐三等车回北平去，又再三地嘱咐他：“天气冷，三等车上没有汽炉，还是坐好。和我同甘苦，并不在于这情感用事上面！”他答应了我，便从万声杂沓之中挤出去了。

——到沪后，得他的来信说：“对不起你，我毕竟是坐了三等车。试想我看着你那样走的，我还有什么心肠求舒适？即此，我还觉得未曾分你的辛苦于万一！更有一件可喜的事，我将剩下的

车费在市场的旧书摊上，买了几本书了……”

这几天的海行，窗外只看见塘沽的碎裂的冰块，和大海的洪涛。人气蒸得模糊的窗眼之内，只听得人们的呕吐。饭厅上，茶房连叠声叫“吃饭咧！”以及海客的谈时事声、涕唾声。这一百多钟头之中，我已置心身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并不敢想到母亲的病状。睡不着的时候，只瞑目遐思夏日蜜月旅行中之西湖莫干山的微蓝的水，深翠的竹，以求超过眼前的地狱景况于万一！

二十二日下午，船缓缓地开进吴淞口，我赶忙起来梳头著衣，早早地把行装收拾好。上海仍是阴天！我推测着数小时到家后可能的景况，心灵上只有战栗，只有祈祷！江上的风吹得萧萧的，寒星般的万船楼头的灯火，照映在黄昏的深黑的水上，画出弯颤的长纹。晚六时，船才缓缓地停在浦东。我又失望，又害怕，孤身旅行，这还是第一次。这些脚夫和接水，我连和他们说话的胆量都没有，只把门紧紧地关住，等候家里的人来接。直等到七时半，客人们都已散尽，连茶房都要下船去了。无可奈何，才开门叫住了一个中国旅行社的接客，请他照应我过江。

我坐在颠簸的摆渡上，在水影灯光中，只觉得不时摇过了黑而高大的船舷下，又越过了几只横渡的白篷带号码的小船。在料峭的寒风之中，淋漓精湿的石阶上，踏上了外滩。大街楼顶广告上的电灯联成的字，仍旧追逐闪烁着，电车仍旧是隆隆不绝地往来地走着。我又已到了上海！万分昏乱地登上旅行社运箱子的汽车，连人带箱子从几个又似迅速又似疲缓的转弯中，便到了家门口。

按了铃，元来开门。我头一句话，是“太太好了么？”他说：“好一点了。”我顾不得说别的，便一直往楼上走。父亲站在楼梯的旁边接我。走进母亲屋里，华坐在母亲床边，看见我站了起来。小菊倚在华的膝旁，含羞的水汪汪的眼睛直望着我。我也顾不得抱